

西陲守孤城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初刊·二〇〇二年十一月重刊)

謙謙君子賀國光(二)

●周培楨

設國防及參謀本部

中樞為檢討多次戰役，特召集各戰區司令長官到重慶在黃山舉行軍事會議，(簡稱黃山會議)賀國光為會議秘書長負責策劃，在會議進行中華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辭修)首先發難，將軍政部補給之軍服棉被割開裏面儘是草枝木屑不是棉花，放在會議桌上，聲色俱厲的說：「前方官兵浴血抗戰，餐風露宿，後方的補給如斯，這場戰爭如何能打得下去？」蔣介石委員長聞之極為震怒，對軍政部主任司長閔湘帆嚴加斥責澈查究辦，軍政部長何應欽，坐蔣介石之左側，會計長陳良(初如)亦在列席會議，均感無地自容下不了台，這次會議很快就結束了。(以上係筆者同辦公室之某參謀擔任會議紀錄據實相告)當局以因應遠東戰事為名調何應欽出任陸軍總司令，於十二月廿五日設總部於昆明，廣續發表陳誠接任軍政部長。陳誠在軍委會大禮堂宣誓就職，賀國光奉令監誓，次長錢大鈞(蕪甫)代辦移交典禮完畢後，賀氏陪同陳誠巡視大本營區內環境、位置

，行至軍令部大樓時，陳誠向賀提出，希望將軍政部大樓與軍令部大樓對調(因軍令部係新建築，地方也較寬大)，賀當時微笑表示：「兄出的實在是一個難題」未作肯定答復(蓋賀國光認為是時軍令部長徐永昌官居上將，乃北方軍人中傑出人士，極得蔣介石信賴，與賀乃陸大四期同學，公私交誼極厚，何應欽任軍政部長十餘年未有異議，你陳某一接任就有此安排，人情上實難不過去)，陳誠對賀國光回應殊為不悅，回到部中即下手令，限一個月將軍政部舊樓拆除，按照軍令部一棟一樣新建一棟。(筆者上下班必從軍政部大樓門前經過，確實看它拆除如期完工)事後軍政部承辦單位依例呈報參謀總長核批報銷經費，參謀總長何應欽接任陸軍總司令離渝由副參謀總長程潛代理，這件報銷案在程的辦公桌放了很久，某次會報(每週例行一次)後，程代總長邀陳誠到辦公室當面退還，冷言略云：「軍政部早有禁令，因日軍轟炸關係，大本營區內不得有新建築，現今建築既已完工，不必由余批准，汝自行核銷也。」自此陳誠對軍委會舊制系統深惡

痛絕，抗戰勝利還都蔣介石任國府主席，陳誠趁機將軍委會撤銷，依美國軍制改為國防部與參謀本部分掌軍政軍令，而原有之軍政、軍令、軍訓、兵役聯動各部一律裁撤。

展開策反復興海軍

賀國光任辦公廳主任在職兩年有數事足述：其一主辦策反事宜，派遣東南工作團(主任為趙水谷)密往江浙等處擔任策反工作，使偽政府人員與軍民多聽命於我中央，例如策動偽浙江省長丁默村，旨在控制浙江保安團隊為我軍反攻響應之準備，俾勝利後順利接收。其二為主辦海軍復興事宜，選派海軍軍官一百七十餘人，學生二千餘人，分赴英美兩國受訓接艦，另有一事賀國光最引為遺憾而痛心者，對於收復東北曾建議組策反委員會，以其元老莫德惠暨萬福麟、馬占山等宿將為委員，借重其聲望易於號召，曾蒙蔣委員長默許，卒因議論未決拖延時日，遂使偽軍如郝鵬舉部十餘萬人一夜之間投入中共陣營，陳誠時正厲行整軍，採行精兵政策，後來在南京中山陵

(二) 謙謙君子賀國光

發生編餘軍官哭靈喊出：「此路不通，走向毛澤東」的口號。

西昌要區行轅主任

一九四五年民國卅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消息傳到陪都重慶山城，人們沉浸在狂歡興奮

的時刻，憲兵司令部警務處長衛持平氏來至筆者辦公室，等候謁見賀國光請示有關準備慶祝勝利大遊行警衛事宜，衛與我閒話中說到他過去在岳江任團長時，經歷一段摸骨相命神奇靈驗故事，為好奇心驅使，也去找了那位相命先生談到我的流年，一口肯定我將有西邊遠行，果然沒有多久傳來了消息：「第八戰區長官朱紹良接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賀國光調任西昌行轅主任。」這消息來至軍委會銓敘廳，等於就是命令，只是類似重大人事調動，未至適當時期暫不公佈，此時正是國土重光，各軍事將領或出主省政，或入贊樞機，而獨賀國光奉命遠戍邊荒，其友好及部屬皆有「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之感。新發表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天翼）準備新官上任，循例赴任前必督謁最高統帥蔣介石請訓，某日特來與賀國光商談，有意挽賀出任副主任兼參謀

長，蓋當年在江西勦共時，熊任省主席，賀任行營參謀長，相知極深，此次熊膺東北新命，方自駐美軍事代表團回國不久，面對東北政治情勢，內心難免存有幾分惶恐，認為賀國光乃輔佐艱巨的最佳人選，所以他賦予賀極大的人事安排權限，幾乎處長以下重要人員之遴選可作全權決定，只待徵得同意則於督謁統帥時力保實現，賀對熊

的建議也曾經過一陣考慮，事後婉却。不久蔣介石召見賀國光強調西昌位置重要，指示改組西昌行轅，擴充編制，從速到任，調行轅主任的人事命令廣即發佈。此時在賀的幕府中，年歲較長者都作還都打算，筆者家眷亦已返回南京祇一人留渝，賀於交卸辦公廳主任後立對我說：「我已向朱主任講好，你在辦公廳的職務（軍薦一階秘書）暫時保留，待我們到了西昌再開缺，你可先搬至我公館籌備西昌行轅改組事務。」至此恍然大悟，相命先生之預言，百分之百的應驗了。

開發資源整飭邊備

西昌于民國廿八年元旦建省時始由四川劃歸

西康省，前清為寧遠府之首縣，在雅礱江支流安寧河之谷地中心，土地膏腴，物產豐富，乃是未開發的處女地帶，當抗日戰爭進入艱苦作戰階段，政府重心全部移至重慶，原來節制西南軍政所設的重慶行營撤銷的同時，在成都與西昌分別設置委員長行轅，大致上依然承襲重慶行營時代的職權與功能。很顯然是極舉當局具有遠見所佈下的兩顆棋子，後來事實證明確也起了相當重大的作用。

民國卅四年秋抗戰勝利，蔣委員長偕夫人一度駐節西昌，蔣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發佈命令。「撤銷委員長昆明行營，調行營主任龍雲為軍事參議院上將院長。」一方面國府明令任命盧漢為雲南省政府主席，使多年來貌合神離的雲南政局全面改觀趨於穩定。蔣在西昌的官舍位於瀘山麓，面臨邛海，湖光山色交相輝映，蔣偕

夫人在此心情愉快，曾興奮的說：「前人所講有天堂，下有蘇杭，現在應改為西昌」，其對西昌印象之佳，溢於言表。對行轅主任張篤倫（伯常）能於抗戰萬分艱苦物資奇缺的條件下，在此邊荒地區，選擇如此山明水秀環境興建行館，內心極表嘉許，回到重慶不久，就發表張篤倫為重慶特別市長，不久又內定賀國光接任西昌行轅主任，西昌行轅原編制只有四十餘人，此次在重慶改組擴增至一百廿餘人，處長均屬中將編階，原是一顆冷棋子的西昌，頓時又變成熱線，賀國光未到任時已在重慶洽准開關由渝至西昌之民航專線，我們一行人馬浩浩蕩蕩搭乘航委會派的專機於民國卅五年三月的某一天抵達了西昌。

西康省政府省治設在康定，主席劉文輝常年坐鎮雅安，發號施令。在西昌設有一個「寧屬屯墾委員會」的機構，表面上看來只不過省府的聯枝單位，實際上儼然是省府「行署」而且是與西昌行轅分庭抗禮的衙門。最不可思議的，行轅如有一套方針，他必定也有一套辦法，常常弄得你啼笑皆非，譬如行轅主管禁煙，而屯委會暗中包庇種煙，幾乎是公開的秘密。劉文輝藉此為其雄厚政治資本，在政海中縱橫捭闔極一時之盛。早在成都行轅時代，劉與賀締結金蘭（在成都換帖乃筆者所書），平時尺素往返如棠如棣，稱呼親暱有逾手足，骨子裏南轅北轍，根本不是那回事，處此環境之下，豈能有所作為，我們也只好「從大處着眼」以「開發資源」「整飭邊備」（行轅成立主旨），兩大目標來撐持行轅的門面了。

我們在重慶度過八年抗戰那段艱苦歲月的人

，在西昌確實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氣候溫和，物價低廉，確實覺得西昌是世外桃源，可以取代蘇杭譽為「天堂」的地位了。當東北局勢惡化得不可收拾的時候，賀國光不勝感歎的說：「世事人算不如天算，當年我如果隨熊式輝去了東北，今天也不知道是怎樣的局面，」言外之意頗以塞翁失馬引為自慰了！

守住大陸僅存孤城

民國卅八年四月初，國共和談決裂，共軍乘勝渡江，南京棄守，中樞撤退廣州，代總統李宗仁態度曖昧，民心渙散，幸閩錫山領導的「戰鬥內閣」苦撐艱難的局面，這時西南半壁河山，中央尚有重兵鎮駐，顯然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西昌這顆冷棋子應該是發生作用的時候了。八月中旬賀國光正揮指準備搭中航班機飛渝述職，筆者聞訊要求同行，他平時公出遠行，向只隨從副官一人，從來不帶其他隨員，我的要求居然立邀首肯，並叮囑隨帶空白公文紙，蓋認國防印章以備需用。

我們抵渝翌日，蘭州即告不守，不久蔣介石飛渝重慶，一時人心振奮，社會安謐如常，朝野各界為表達歡迎擁戴熱忱，正準備籌辦萬民盛大遊行，不料發生「九三」大火，整個山城突現陰影，當局為慮及情勢有變，立即下令終止舉行。在渝期間蔣會數度約見賀國光垂詢西南局勢，賀當時建議：「國軍應轉守岷江延伸至雲南之線，以雅安、西昌、會理為後方基地，派重兵鎮守雲南，鞏固西南邊區，國事仍有可為。」（賀

國光八十自述語）同時並向蔣介石報告：「目前川康政情，外弛內張，在位者向無中心意識，其政治主張，因無所左右，在時局大轉變中，完全以實力與利害作轉移，不得不預作防範。」（此節係賀面告筆者）

蔣深以為然，在最後召見共進午餐時，曾頒發應變安家費銀元貳萬元囑賀立即返防。

在這短短一個多月時間裏，筆者扮演了秘書、參謀、軍需副官各項角色，最艱巨的一項任務，是向重慶郊區、南岸、江北三個兵工廠分別洽領一批軍火，必需集中白市驛機場，等候包飛機運回西昌，這批軍火包括輕機關槍、迫擊炮、炮彈及卡柄槍，約三噸重，是時重慶已成全國軍事政治中心，空運頻繁，包飛機極其困難，幾經交涉中航公司總算答應了，但是不能確定什麼時候有飛機，必須將全部械彈集中機場隨時聽候裝運啟飛。

賀國光命返防，必須先期飛回西昌，離渝前夕面交我五百銀元及保險櫃鑰匙，示知內存黃金百兩，備作包機運費。（當時重慶正使用銀元券，中央銀行掛牌每兩黃金折兌銀元券七十五元上下，包機費用約六千餘元），此時三廠械彈尚未領到我順便報告械彈集中機場這項工作應相當吃力，餐旅費用支出龐大，將來報銷一定不能按照一般規定辦理，他笑謂：「汝真書呆子，此何時也，這批械彈與西昌整個局勢關係多麼重大，將來一定實報實銷，可勿顧慮。」得此指示，適憲兵學校遷至重慶，我託舊日同事代為遞調一位幹練的班長（湘人姓名忘記）作為助手，這位班

長確稱幹練可靠，很順利的將三廠械彈領訖，分別運集機場，寸步不移，守候裝機起飛，筆者提前兩天另搭民航班機飛回西昌。兩日後這架運械專機飛臨西昌上空徐徐下降的那一刹那，賀在機場向我附耳輕微的歡呼曰：「余已兩夜未曾安眠。」具見其焦憂心情也。

四川局勢急劇變化，重慶成都相繼告緊，他又匆匆去了重慶一趟，原擬議將戰鬥內閣遷往西昌，因康滇劉文輝、盧漢叛變，一時無法實現，此時中樞在倉促中逕行撤退臺灣，西昌已成爲大陸上唯一僅存的「孤島」。

中樞在成都救平劉文輝叛變後，廣續發表賀國光爲西昌警備總司令兼西康省政府主席，當筆者持此電報送呈賀察閱時，他不禁輕微的嘆了一口氣說「似乎太遲了。」西康省府重心在雅安，我們必須另起爐灶重組省政府。

戡止叛亂閻揆嘉許

西昌駐軍一三六師師長伍培英（劉文輝的女婿）向受警備總部節制，目睹當時情勢，早有策議響應乃岳劉文輝陣前起義之心，一度威脅地方士紳試探謀和，遭到賀嚴詞拒斥，伍之師部設在西昌城內，駐兵不足兩團，審情度勢，自不敢輕舉妄動，但自恃陸大出身，深諳韜略，另作如意算盤，準備將西昌兵力全部撤離城外，俟調回原駐富林精銳之一團會合圍攻西昌，殊不知那支沒有打過仗，而又缺乏訓練的「鴉片隊伍」，豈能成其大事。

賀國光「八十自述」中曾有以下一節敘述：

「伍逆以狡謀不成，立即佈防，準備武力解決，余亦趕緊佈署，佔據城內高地，得敵制之利，暗定十二月十三日，乘夜半月色初起時，即分途向彼夜襲，而期先期消滅之。伍逆見勢不佳，乘夜將所部撤至郊外以北地區，選定陣地，再行調集部隊，與國隊合力圍攻。不料我軍決心迅速，令朱團長祖光（事後聞悉乃胡宗南部原第一師師長）與邱團長蕪川（警備團）各率兵一營，實行分途截擊，遂在飛機場東西側方將其擊潰，拂曉追至禮州掃蕩，獲得衣帽圖章，其狼狽情形可以想見，他們在沿途遺失有大量銀錠與鴉片，多被鄉民拾去，所獲俘虜七百餘人，大都為臨時所抓之鄉民店夥，其平時之腐敗貪污，亦可由此得以證明。」

此次截平伍培英叛亂，賀國光初對「所謂和平不要打仗，免得糜爛地方」（八十自述語）頗持猶豫態度，其時警總參謀長程冠珊對敵情瞭若指掌，運籌帷幄，力主一舉殲滅必操勝算。此事經過且有一段插曲：程氏循伍逆要求我總部將駐飛機場之部隊撤除達成協議，並會伍部高級參謀人員，乘吉甫車沿途巡視部隊調動情形，途中程參謀長發現伍部已有按我方預測路線移動跡象，迨車至中途準備休息時，突伴稱腿部抽筋，劇痛難忍不能下車，伍部人員不疑有他，遂原車折返城內，程回到賀國光官邸報告經過，警部秘書羅君在旁萬分驚訝，連聲的說：「參謀長駐飛機場的部隊怎麼可以撤，太危險了，太危險了！」程氏默然苦笑只作莫可奈何狀，當晚他陪着賀國光進入防空洞內，發號施令，指揮佈防部隊分途向

伍部截擊，將那支鴉片隊伍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伍培英黑夜裏棄甲丟盔，落荒而逃。

民國五十七年程參謀長在臺北六十初度，賀國光特以壽文備致表揚，蓋亦抒感之作，世俗或以賀有牢騷之意，特將原文錄之如后，以資紀實。

「洎自卅八年中共猖獗，中原變色，國軍退保西南，余奉命籌劃防守，冠珊復來相助，任警總參謀長，是年多大局逆轉，渝筑陷落，蓉昆告緊，西南半壁岌岌可危，西康主席劉文輝與中共暗通聲氣，為策應中共早日席捲川滇，曠使駐西昌之一三六師師長伍培英乘機叛變，而警備總部所能運用之兵力，僅警備部隊二營及甫由空運到連之第一師數百人而已，冠珊佐余謀定而動，斷然向叛軍施行攻擊，一舉將其擊潰，當是時也，大局之艱危如彼，肘腋之禍變如此，在人心動盪，強弱易勢之下，能以寡擊衆，克奏膚功者，端賴臨亂不苟，犧牲奮鬥之精神耳。」

「既而國土沉淪，西昌成爲大陸之孤島，處共軍四面包圍之中，朝不保夕，堅苦鬥爭達三月之久，支持至最後階段，始奉命撤退來臺，嗟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良，當大陸淪陷之際，平時專方稱干城，顧盼自雄者，類多觀望思慮，或顛顏變節，置國家養士之恩於不顧，若冠珊之見危受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庶幾無愧於忠志之士矣！」

賀國光臨時奉命在西昌重組西康省政府，乃過渡性質爲時甚暫，自不願有龐大的省府組織，故將民財建教四廳合併爲「民財」、「建教」兩

處，且以清一色的地方人士出任首長，僅以警總第二處長趙叔筠、耿心兩氏先後兼任省府主任秘書，筆者是警總秘書調兼秘書處第一科長，（主管機要文書、人事）事後據在臺北列席十二月廿四日院會的一位友人相告，當時閩內閣對我們適應非常時期措施極爲嘉許。憶及那年（卅八）最後一天下午四時左右賀氏要我陪同察看第二天就職的會場佈置，一行約有六七人，未坐汽車，散步前往，我隨侍右側低頭細聲相問：「您老認爲這齣戲能唱多久？」賀氏默不作聲，徐徐而行，約三分鐘後轉身附耳答曰：「好則三月，不好恐怕只有一個月。」

這時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代長官胡宗南也到西昌，其原在西北擁有的強大部伍，本來打算以飛機撤運西昌，想不到四川局勢急驟變化，短短時間內僅只運到不及兩營的兵力，陸續抵達的徒手官兵不過二千人，狼狽不堪，胡面對西昌陌生環境，真所謂人生地不熟，自知也沒什麼戲好唱，其時成都昆明，兩地的電台叫魂似的天天喊話，要賀國光就地「起義」。胡感受威脅，頗有不安，所以胡立時向賀提出建議，希望總司令以下，副處長以上的家眷全部疏散臺灣。賀謂：「這些幹部皆隨我多年，有始自江西勦共者，相信他們都可以與我同生死，共患難，事實上我也沒有能力來疏散他們的眷屬。」胡立即肯定表示：「疏散費用全部由我負責，請即送詳細名冊到長官公署以便安排。」這種口氣有如長官命令，賀已體會其意，也立表同意，只是補充了一句：「疏散名冊中須增加兩機要人員、秘書與電務員各一人

(二) 謙 君 子 賀 國 光

。「(秘書即筆者，電務員為同鄉萬惕志兄，來臺未數年病故)

在很短的時間裏，警備總部高中級幹部眷屬全部疏散到了臺灣。胡宗南也確實負了安頓的責任。緊接着因中航公司飛機投共，西昌的航線即告中斷，這時西昌的飛機場仍經常停留着一架飛機，每星期換防一次，每次換防，長官公署給警備總部保留一個座位，在十二月中旬，為了爭取這個機位去臺灣，總部第二處趙叔筠，軍法處長陳世琰兩人相持不下，賀國光左右為難電話召我前去轉環：

「趙是因臺灣基隆市長謝貫一有電報來促其速往基隆市府任職，汝轉呈陳處長這次讓趙先去，渠下週機位再走。」我轉達他的決定回去復命時，因有所感並不在意的說：「其實我也想去，我們家眷都往臺南旅館中，雖然有胡長官部負責安頓，但陳處長的小孩比較小，難怪他很心急」(筆者大兒亦不過二歲，小女只有七個月)同時我又向他陳述最近由成都徒步翻山越嶺逃到西昌的人士稱：新津機場最後撤退，很多大官首要的隨員，被拒搭不上飛機，有的被機上警衛用腳踢下扶梯，淒慘之聲，慘不忍聞，今天停在機場之唯一的飛機，到了緊急時，恐怕很難讓我上飛機的。

出我意外賀國光未有思考毫無猶豫的說：「你明天也走，電話孫科長(總部管理科)向長官署交涉，我需派秘書赴臺灣公幹，明天增加一個座位。」很快得到長官公署的同意，同意增加一個座位，但不能攜帶行李。



賀國光(前右)八十壽辰時偕夫人與子婿親屬合影。